



## 守好「口粮关」

■张旭

初冬的午夜，一列满载煤炭的火车缓缓驶入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黄河公司”）西宁发电分公司储煤场的采样机下，50节车厢近3200吨煤炭的采样工作就此开启，这是当天入厂的最后一列火车煤，也是第七列运煤列车。

十月中旬以来，西宁发电分公司日发电量连创新高，迎来了今年发电的“最佳状态”。期间，面对煤炭供应紧张、煤场库存量降低的局面，该公司制定保供方案、应急预案，组织专业人员跑市场、访煤矿、盯渠道、稳煤源，千方百计保障机组的“口粮”供应。

“近期进煤量很大，每天都有大批量火车和汽车煤进厂。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必须增加采样点，

加大人工煤质验收频次，保证采集到每节车厢的煤样，这样煤质检验的可靠性才能放心。”西宁发电分公司燃料质检部采样班班长马生财说。

采购的燃煤，量要足质更要优，如此才能最大程度降本增效，这也对燃料质检人员提出了高要求。作为一名退伍军人，马生财将严谨、坚韧的作风带到了岗位上，今年国庆节后他就一直在岗，这样的举动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个人。

眼下，正值能源保供期，新冠肺炎疫情卷土重来，随着疫情管控力度不断升级，好几名职工无法正常返岗。燃料质检部人员本就紧张，可计量、采样、制样、化验每个环节又缺一不可，这让每个人身上的担子重了不少。

“目前煤炭供应形势依然严峻，保供是首要任务，只要来煤，就能保证机组冬季的运行和防寒防冻，这个时候大家绝不能掉链子！”西宁发电分公司燃料质检部主任焦新刚在部门例会上反复鼓励大家。

“我是党员，我留下”“我家在外地，我留下”“我是单身，我留下”……质检员纷纷请缨，申请值班。

人员少，大家一起克服；工作量大，大家一起加班。制定燃煤接卸保障措施、党员干部带头现场值班、全员执行24小时轮班制度……一项项保供措施落地实施。

很多时候，一个个忙碌的身影，穿梭在煤场寒冷的夜晚，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。

计量员坐在窗口前打印磅单、签字盖章，看似简单的动作，每天却要重复上千次，好多人脖颈后贴上了止疼膏；采样员深一脚浅一脚走在煤堆里，站得腰酸背痛，只能互相捶捶背，揉揉肩；制样员弯下腰，拿筛子一遍遍筛选制好的煤样，不时直起腰缓解酸痛；化验员穿梭在检验设备之间，每天要做近40个煤样的化验分析……

燃煤保供的背后，是艰辛和汗水，是奉献和执着坚守，更是大家精诚协作、胸怀大局，打好保煤保电攻坚战的最佳证明。

（作者供职于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）

## 野泉更有声

■刘新昌

前几天，朋友从云南大理游玩归来后，给我带了件礼物，祝贺我的第二本散文集出版。那是一个精致的小木框，框内一块印染的土布上用白毛线绣了两句话——窗竹影摇书案上，野泉声入砚池中。为了鼓励我继续创作，他还用钢笔在木框后的支架上写了两句话：“竹为生物，书贵有生气；泉在野地，文宜有野声。”

看着两句杜荀鹤的诗，一时百感交集，因为当年外公曾用毛笔书写过这首诗，并精心装裱后作为我高中阶段的人学礼。可以说，我是在杜荀鹤的“少年辛苦终身事，莫向光阴惰寸功”鼓励下，度过了三年灰暗的高中时光。

1991年夏天，我参加中考，当时有两种选择——参加中专考试或普通高中学考。为了早日跳出“农门”，成绩一向优异的我选择参加中专考试，可没想到发挥失常，以5分之差落榜。由于中专考生不考《劳动技术》这门课（普考生要考，占50分），少了一门课程，全县唯一一所省重点高中也与我擦肩而过。

面对这样的结局，心高气傲的我一时难以接受，整天躲在家里，人也格外消沉。外公知道后，到家里来安慰我，并四处托人，想把我送进重点高中去借读，外公忙碌了一个暑假，终究是徒劳。后来，我只

能进入一所普通高中继续学业。

有一天傍晚，离开学没剩几天，外公灰头土脸地从县城回来，不用看，我也知道，他又吃了闭门羹。晚饭后，我正准备回房，他叫住我，拍了拍我的肩说：“跟我出去走走。”

夕阳下，外公走前面，我跟在后面，两人都默不作声，只有两个人影被拉得老长。那影子，恍惚迷离，笨拙地跟我们在绿油油的禾苗上颓废地游走。走到山冲里的小溪边，天黑了，外公停住脚步，找了个地方坐下，仍不做声，只掏出旱烟袋，吧嗒吧嗒抽着烟，忽明忽暗里，我看见他的脸瘦得像一截老根雕。我坐在旁边，低着头，看着泉水从身旁流过，汩汩有声，在寂静的夜晚显得格外清亮，水里不时冒出一尾鱼，“哗啦”一声，跃起又跌落。

那晚回家后，外公从包里取出一幅裱好的书法，是他自己写的，内容就是杜荀鹤的《题弟侄书堂》：“何事居穷道不穷，乱时还与静时同。家山虽在干戈地，弟侄常修礼乐风。窗竹影摇书案上，野泉声入砚池中。少年辛苦终身事，莫向光阴惰寸功。”听着外公用蹩脚的普通话念，我忽然感动得哭了，心里暗暗发誓，即使在普通高中，也定不浪费三年时光。我终于如愿以偿，进入大学。

大学毕业后，有一次去济南旅游，在这个“四面荷



花三面柳，一城山色半城湖”的城市里，我尤其喜欢去泉水边听泉，那声音，重而不虚，轻而不浮，疾而不促，侧耳倾听，内心宁静而愉悦，仿佛有一股力量在心里潜滋暗长。我也喜欢到泉边的柳树下坐坐，柳树饱经风霜，沧桑遒劲，能给人一种勃勃向上的感觉。那几天，在泉边、在树下，我总想起外公，想起那个汩汩山泉从身旁流过的夜晚。只可惜，外公在我读大二时就离

世了，他那幅字，也在被我遗忘在书桌的抽屉里。

时隔近三十年，再次看到这首诗，心中无限感慨，朋友送它给我，是希望我在写作上能像杜荀鹤一样独辟蹊径，自成一家。可说真的，我没这个潜质，也不敢有这个奢望，只希望在这太平盛世里，自己能活得像一汪野泉，清澈如镜，叮咚有声。

（作者供职于国家电网五凌电力有限公司）

## 落雪之美



■马亭华

我的村庄和大地满目苍茫  
微山湖上落雪  
灰尘和时间一起飘落  
在橹声之外  
雪的歌声缠住了秋水的目光

被雪覆盖的湖是你秋水盈盈的眸子  
箫声是一个人飘渺的青春  
你披着月光缝制的衣裳  
想一些悲苦的事  
想成少年瞳孔里燃烧的一片海

微山湖畔不见归来的船只  
谁为我们打开神秘之门  
冰冷的雕像握住今晚的酒盏  
风一样的柔姿  
抚平来不及融化的疼痛

比雪更白的是你的信笺  
那是纸上的旷野  
风擦着肋骨，吹痛了大地的深情  
我抓住一片雪  
让她成为你手心里闪闪的泪滴

比落雪更快的  
是心中渐渐长大的麋鹿  
爬上内心的梯子，呼应踏雪的律动  
去林中寻觅鸟兽的踪迹吧  
山顶的月光会照亮我们的前途  
（作者供职于中国煤炭地质总局）

## 古堰画乡



■唐红生

来到浙江丽水的古堰画乡，才知道是隔着瓯江相望的两个古村落：一个是堰头村的古堰，一个是海港头村的画乡。

当看到手执巨笔的雕塑时，我确定画乡确实与画有关，因为这里是巴比松油画基地。行走在江滨老街，两旁商铺林立，多半是二层，木质结构，也有青瓦白墙，古色古香。古村处于瓯江中游，因水而兴，历史上一直是周边货物的集散地、商贾云集的繁盛地。青石板泛着清幽的光，与其它古村不同的是，墙上恣意挥洒着油画，时不时见到卡通造型，俏皮可爱。随处可见拿着画板写生者，有老有少，想必都是慕名而来。随意走进一家画廊，油画挂满四壁，错落有致。这些画很写实，笔触轻松，色彩斑斓明快，油墨香气中吐露泥土芬芳，令人赏心悦目。

巴比松画派是法国19世纪风景画派，风格自然写实。巴比松是法国一个风景优美的小村庄，当时有大批画家前往那里写生，巴比松画派由此诞生。自上

世纪50年代起，全国各地的画家来丽水写生创作，画风景、画百姓

寻常生活，这种追求真实、表现生活的绘画创作与法国巴比松画派异曲同工，形成了“丽水巴比松画派”。经过数十年发展，画乡的影响力越来越大，已成为国内最大的写生创作基地之一。

老街一侧的商铺临水而建，穿过小巷可直达江畔。漫步江边，瓯江在阳光下波光粼粼，江面点点风帆鼓起，几只竹筏悠然前行。一簇簇芦苇在江滩中摇曳，芦花似飞雪。江水澄碧，倒映着蓝天和白云，远山如黛，绵延不绝。

从古埠头登上画舫，江面宽阔平缓。下船登岸，渠水从“三洞桥”下涓涓流淌。这座桥建于北宋政和元年，是一座立体交叉石涵引水桥，解决了砂石淤塞渠道的问题。

穿过古老的文昌阁拱形门，即进入堰头村。文昌阁上“高阁文界齐北斗，中书亮节映长虹”的楹联，体现出古村崇文重教、贤人辈出。明代时，叶氏一族从松阳迁居于此，严谨治家，勤耕苦读，宗族科甲不

断，鼎盛时期曾连出5名进士。

水渠两岸，参天古樟树映入眼帘，树龄最长的有1500多年，却依然枝繁叶茂，倒映水面，将原本清澈的水染得碧绿。阳光透过枝叶洒下，勾勒出树的奇崛姿态，苍劲挺拔。

街巷的路是用青石板或鹅卵石铺就，村落保存了20多处清朝至民国时期的民居，多为三合或四合式两层楼天井院落，屋顶是青色瓦片，檐角上刻着精美的花纹。眼前一座老宅建于清道光年间，三合院式，抬梁穿斗，朴素中显出几分华丽，门楣题额写有“懋德勤学”，显示主人对后代的希冀。

堰头村尽头是通济堰，走上廊桥四下眺望，一条拱形大坝横跨瓯江支流松阴溪上，溪水奔涌而下，部分溪水流向通济古堰。大坝处浪花滚滚，鸥鹭翩翩，山峦葱茏叠嶂。一女子系着花布围腰，撑着竹排，正一篙一篙地划向对岸，像在蓝莹莹的丝绸上划开了一道口子。

时光已逝1500余年，修建古堰的詹南二司马早已不见身影，只留下江边的雕塑，叙述往事。南宋时，朝廷派詹司马、南司马来治水，他们集民间智慧，成功建起拱形坝截流，成为世界首创。凡欲筑坝，须解决淤沙问题，他们在坝的一侧设计一个闸门，初创了通济堰。尔后，经过一代代先贤与民众不懈努力，特别是南宋庆元年间，曾任同知枢密院事的何澹奏请朝廷调拨三千名兵士重修古堰，通济堰的生命才得以延续。针对木质坝抗洪能力弱的问题，他们采用当地青年穆龙的建议，用木桩打坝底，用石块筑坝，石块间雄缝连接，使大坝牢不可摧，成就了以引灌为主、储泄兼备，由干渠、支渠、毛渠三部分组成的竹枝状水利工程，滋润着碧湖平原万亩良田。通济堰后来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，至今仍在发挥作用。

行走在江畔，银杏金黄，桂花幽香，沐浴阳光，暖意融融。八百里瓯江日夜奔流，恰似一支灵动的画笔，画出了迷人的自然风光，画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景致。古堰画乡犹如一首隽永的诗、一幅江南的画、一曲悠扬的歌，令世人心生欢喜。